

印順導師是慧炬明燈

◆ 莊南田

◆ 鄭振煌

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早上十時七分，印順導師以一〇一歲高齡圓寂於花蓮慈濟醫院，人天又失一眼目，何其可嘆！導師是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、教授比丘、享譽國際佛學界的學者比丘和思想家、人間佛教提倡者、漢傳佛教千餘年來孤峰挺拔的大師。關於他在這方面的成就，論文汗牛充棟，此處不贅，謹述其與慧炬的因緣，藉申感念之悃誠。

導師在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中說：「復興中國佛教，說起來千頭萬緒，然我們始終以為：應該著重於青年的佛教，知識界的佛教，在家的佛教。今後的中國佛教，如果老是局限於——衰老的，知識水準不足的，出家的（不是說這些人不要學佛，是說不能重在這些人），那末佛教的光明前途，將永遠不會到來。在這三點中，在家的佛教更為重要。」慧炬走過四十四年的歲月，始終推動「青年的佛教，知識界的佛教，在家的佛教」，贏得導師和其他高僧大德長年指導護持，可能是為著這個原因吧！

導師在《平凡的一生》書中，提到他與居士佛教事業的因緣：「……三、周宣德老居士對現代佛教的年青化，是有貢獻的！……四十八年，他贊同丘漢平居士的建議，成立大專獎學基金，以引導大專同學的接近佛法，也徵得南亭長老的贊同。丘居士當時是中佛會『國際文教』委員，想到我這個空負名義的主任委員，覺得應該徵求我的同意。那時，我在菲律賓岷尼拉，宣老就寫信給我，敘述情形而希望我贊助。我覺得這是大好事，是引青年學子接觸佛法的好方法，所以我表示願意參加一份。這樣，由南老與我、丘、周——四人四份，組成了『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』。但為了免除不必要的異議，又加入一位委員（不負經濟），大專獎學，就這樣的開始。接著，各種獎學基金紛紛成立，都由宣老負責獎學事宜。五十年，成立慧炬社，發行慧炬月刊，深入各大專院校。大專院校內，成立佛學社團，共六十多所，這可說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動。他有教授資格，是老黨員，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這樣的成就。有些長老，怪他不請法師去開示，不引導學生來歸依，其實宗教色彩太濃，在那時是不太適宜的。是六十X年吧！宣老從美國給我一封信，大意是：慧炬社已成為大專院校同學集會的活動中心，原有的二層建築，已不敷使用，決定加建三層，希望我能有所贊助。我回信表示，願隨喜贊助。後來，我派人去台北，帶去一封給宣老的信，並台幣參拾捌萬元（合當時美金壹萬元）。隨喜樂施，是不用宣揚的，所以接近我的人，都不知這件事。七十四年，仁俊等在美國為我祝壽並座談，宣老提起這件事，被記錄而刊登在香港的『內明』，所以我也就說到。從獎學基金而引起成立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，使台灣佛教年青化，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沒的。在我與居士團體的關係中，這是沒有使我失望的一次！現在宣老已去世了，願繼承這一事業的，能永遠的引導學生，趨向於

純正的佛法！」導師對慧炬創辦人周宣德老居士的肯定溢於言表，周老居士晚年養病洛杉磯，曾寫信向導師請安，蒙導師回函鼓勵曰：「菩薩發心，盡力而已。」目前慧炬雜誌社的辦公室，名曰：「太虛大師紀念堂」，供奉觀音菩薩聖像和楊英風教授雕塑的太虛大師銅像，並高懸印順導師法照，又有仁俊長老對聯曰：「太空絕邊際響徹潮音驚宇宙，虛谷涵淵默參開海藏印天尊。」慧炬同仁朝夕禮敬，永為指引明燈。

慧炬學員長期研讀導師的《成佛之道》、《佛法概論》等巨著，也數度參訪導師於台中華雨精舍、新竹福嚴精舍、花蓮靜思精舍等地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九九〇年四月間，美國佛教會會長顯明長老和創辦人沈家楨老居士來台宏法，曾陪沈老居士拜見導師於華雨精舍。導師身體一向虛弱，晚年只能坐在輪椅上見客，但總是以慈祥的口吻諄諄教誨精進修行，賡續周老居士的志業，務使慧炬常照於人間，成為吾等宏法利生的動力。

有生必有滅，僅屬現象界的真理，法身永恆不生不滅。遙想當年沙羅雙樹下，世尊般涅槃前，勸慰眾弟子勿須悲泣，如來如而不來不去，而今導師示寂，亦如而不來不去，唯以大悲，導師發願生生世世常住世間，力行菩薩道，則後輩翹首盼望導師早回人間，亦願而無願也。

